



走近诺贝尔奖丛书



心灵的医师

走近200位诺贝尔文学奖精英

主编 王子安

Nobel prize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灵的医师

走近28位诺贝尔文学奖精英

主 编/王子安

天津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的医师/王子安主编.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0

(走近诺贝尔奖. 走近 103 位诺贝尔文学奖精英)

ISBN 978-7-5308-6100-4

I. ①心… II. ①王… III. ①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生平事迹—世界
IV. ①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0913 号

心灵的医师

责任编辑:布亚楠

编辑助理:冀云燕

责任印制:王 莹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蔡 颢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401(编辑部) 23332393(发行部)

网址:www.tjkjcs.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铁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 字数 150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前言

哲人云“知识就是力量”，更有人说，知识就是高度。在知识的内涵、外延里，科学技术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文明的动力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由于科技的历史性进步，由此而推动着人类历史由蒙昧走向文明、由刀耕火种走向科学现代。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即是人类的科学技术与人类的思想文明的结合。历史因科技的融入而变得可感，社会因科技的融入而变得丰富、多彩。

在人类科学历史的宏观体系中，依据文明的东西方形态也可以划分为东方科学技术体系、西方科学技术体系，其中东方科学技术体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应以中国为代表。比较而言，东方科学技术体系富有深厚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传统，在诸如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古籍留存众多，内容博大精深。而西方科学技术体系则深富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的传统，因而造就出其最早的工业革命运动，形成实验手段与理论体系丰富的诸如物理学、化学、工程机械等成果。总之，东西方的科学技术传统各有所长。东方的人文与西方的自然，如能够完美结合，则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好模式。

在西方科学技术体系中，既有宏观的科学门类也有微观的分支科学。从自然科学的科学分类学角度而言，可以细分为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地学等属种。在复杂庞大的科学技术体系外，西方还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学科标准体系与科技奖惩制度、科技创新制度，由此而推动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诸如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二次工业革命、信息化社会、知识化社会等，皆是这种科学技术完美发展的结果。在丰富多彩的西方科学技术创新与奖惩制度体系中，诺贝尔科学奖金的设立即是推动西方百年来科学文明发展的重要一点。诺贝尔奖金由瑞典化学家、自然科学家诺贝尔通过捐献毕生的私人财产设立，这种崇尚科学、崇尚知识的精神，值得东方社会认真思索、务实学习。整个诺贝尔奖初期划分为物理、化学、生理医学、文学与和平五个奖项，这充分反映了诺贝尔本人不仅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关注人类精神世界、人类人文素养的发展。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诺贝尔奖项又多出经济学奖、环境奖两种，每

一个奖金项目都紧密结合着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

时至今日，诺贝尔奖已经走过了100多个春秋，即使是迟到的经济学奖也已经走过40年的岁月。作为人类科学技术领域的一种百年知识品牌，其中不仅有许多的科学成就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其中的每一个获奖者也值得我们研究。科学家的成果与科学家的精神及方法，相比较而言，最重要的是科学方法，而最核心的则是科学家的精神。所以为了便于中国读者，尤其是今日的中国青少年了解、掌握近现代西方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生理医学、文学艺术、经济理论的过程、成果，我们编辑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艰辛策划、编写，终于完成这部多达25册的《走近诺贝尔奖》大型丛书。

从本套《走近诺贝尔奖》丛书的编写体例上来说，我们以人物为单元，以时间为线索，以有关每个人物的“生平事迹”“科学成果”等为板块，而对于每个入选诺贝尔奖的获奖者给予解剖。当然这种解剖，既是对其人生历程、生平事迹的叙述，也是对其人生哲学、科学精神、人文情怀的一种铺陈。具体而言，在叙述每个人物时，我们尽量做到——将人物那种坚定的信念、务实的精神、执着的工作态度，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他们个人的素质、修养、性格、经历等元素，均给予呈现，从而使读者体会到他们那种背后的执着爱好、坚持理想、强烈求知、意志坚强、迎接挑战与勇于创新的人生品质。另外，我们在每一人物的最后部分附加上包含涉及与该学科领域相关的学科简史、学科流派等内容的“经典阅读”栏目，以帮助读者较系统地掌握相关学科的必备知识理论。

总之，我们期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本套《走近诺贝尔奖》丛书，深思、体味、参照、借鉴这些文学精英、科学精英的生平与精神，而规划出自己的成才之路，并能够在人生的路上“坚持理想、执着奋斗、锲而不舍、勇于创新、戒骄戒躁”，终获成果。有时，一句话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成为个人的人生座右铭；相信一套科学、有益的图书，同样具备相似的功能。当然，水平与时间的有限、仓促，使得本套丛书难免会存在一些瑕疵，期待读者给予批评，以期再版时予以改正、更新。

《走近诺贝尔奖》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9月15日



目 录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
巴勃鲁·聂鲁达	(15)
帕特里克·怀特	(40)
哈里·马丁逊	(57)
埃温德·雍松	(64)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72)
索尔·贝娄	(88)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	(105)
艾萨克·辛格	(114)
奥德修斯·埃里蒂斯	(121)
切斯拉夫·米沃什	(128)
埃利亚斯·卡内蒂	(139)
加夫列尔·马尔克斯	(147)
威廉·戈尔丁	(161)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178)
克洛德·西蒙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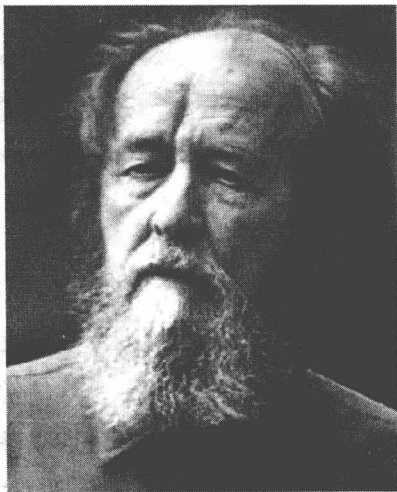
沃莱·索因卡	(196)
约瑟夫·布罗茨基	(204)
纳吉布·马哈富兹	(216)
卡米洛·塞拉	(222)
附录一 诺贝尔	(230)
附录二 1901—2009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38)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lexander Solzhenitsyn*)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2008），苏联杰出作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癌病房》获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他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年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攻读文学。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卫国战争时期他当过炮兵连长，1941年在中学任教，1941—1945年在苏联炮兵服役。1945年2月因在与友人通信中指责斯大林而被捕，判8年监禁。1953—1956年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1974年，主要





从事文学创作，前期曾在梁赞市一所中学任教。1974 年被驱逐出苏联，此后便由瑞士苏黎世转到美国定居。

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代表了俄罗斯的良知，而他的一生饱经磨难，却足以烛照未来。主要著作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层地狱》《癌病房》《一九一四年八月》《古拉格群岛》《倾塌的俄罗斯》《牛犊顶橡树》《红色车轮》《我们怎样建设俄罗斯》《二十世纪俄罗斯问题》《转折处》《索尔仁尼琴选集》《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

1918 年 12 月，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同龄人。事实上，他是一个遗腹子，母亲怀他才 3 个月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这仿佛是他后来坎坷命运的一个开端。他从小爱好文学，1941 年，他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莫斯科文哲学院函授班学习文学。同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入侵苏联，于是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卫国战争。他由于作战英勇、机敏过人而获过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后来，在随部队进入东普鲁士时，他所在的炮兵监听连陷入德军重围，他凭着作战时的丰富经验，不仅率部成功突围，而且还将所有监听设备完好无损地带了回来。凭这一功绩，他原应得到第三枚勋章，但他却因同乌克兰前线的一位同学通信中，表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敬而被捕。因为那封信被内务部所截获，他原本辉煌的前途开始



变得坎坷不平。

1945年6月7日，当人们为苏联红军的节节胜利而欢呼时，这位曾为胜利浴血奋战的战士却被判处8年劳动改造。漫长的8年中，他从一个劳改营到另一个劳改营，和各色劳改犯人、管教干部打交道，对劳改营的生活、犯人的心理和看守的行为方式极为了解。1953年6月，他终于获得自由，但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科克·杰列克，一个贫困、闭塞的小村庄，全村只有几户人家。他感到非常的绝望和痛苦。1955年，他患上了恶性肿瘤，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并以这次癌症病房住院的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癌症房》。

艰险的命运磨砺，使他变得达观起来。为了纪念过去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他立志要把它作为受难者的纪念牌记录下来。1956年2月，他获得了平反，和妻子居住在梁赞市，担任数学教师。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他在大学时代就显露了数学方面的天才。他开始有时间从事创作，并且终于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1959年他完成了《第一圈》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接着又完成了《古拉格群岛》，主题依然是对劳动集中营生活阴暗面的揭示。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些书却不能出版。

随着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深入，以及斯大林的独断专行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被披露，特别是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他的作品显得与时代非常迎合。同年，他通过劳改营的难友将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给《新世界》杂志社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看。这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也极为不满的大诗人仿佛找到了知音，彻夜未眠通读作品，但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发表这部独具一格的集中营文学作品，便把手稿直接给了赫鲁晓夫。没想到赫鲁晓夫对这部小说大加赞赏，亲自过问小说的发表事宜。





1962年这部作品在《新世界》第11期发表后，震撼了整个苏联，索尔仁尼琴转眼间名扬天下。一向被称为铁幕的苏联社会生活，被掀开了一角。与帕斯捷尔纳克怀疑十月革命的生活描写不同，这部作品揭露的是刚刚逝去的斯大林时代阴暗的一角。索尔仁尼琴第一次品尝了成功的喜悦，国内国际一片赞扬之声，给他带来了世界性影响。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政治风向改变，他又受到压制。1965年，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未能被授予列宁文学奖，有人造谣说他是逃兵、伪警察。此事虽然被平息，但却给他的人格带来了极大的侮辱。

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信，恳请出版他的长篇小说《癌症房》，却石沉大海。此后他和苏联作家协会关系很僵。1968年，他想在国内发表的《癌症房》在瑞士出版了。1973年，他的《古拉格群岛》又在巴黎出版。一个苏联作家，总是把自己的作品拿到西方去发表，引起了许多是非，苏联政府对他不再宽容。1974年2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的公民权，将他一家驱逐出境。1976年，索尔仁尼琴移居美国。

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从俄罗斯深厚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来看，俄罗斯作家具有很强的英雄意识，有为人民立言的光荣传统，他们以人道主义为武器，揭露种种违反人性的恶行。到了苏维埃时代，这种批判意识弱化了，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批判意识为歌颂欲念所取代。他在文学的人民立场缺失的情况下，大胆运用批判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揭露了劳改营中的种种非人道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批判现实主义透视生活的笔力。在俄罗斯，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都不同程度地关注过牢狱题材，而且在这个题材里思考俄罗斯的命运，他承续了这一探索的方式



和传统。他的《一天》、《癌症房》曾受到苏联不同美学观念的作家的肯定。

《癌症房》大胆揭露了专制时代人性被残忍的扭曲。作品中主人公科斯托格洛夫像作者一样，被生活抛出了正常的轨道。他坐了7年牢，最后被流放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其活动背景正是苏联20世纪三四十十年代那个极不正常的时代环境。作者以人物的性欲的恢复和放纵，揭示那个时代是怎样把人扭曲为非人，表达了对当时政权的批判态度。主人公科斯托格洛夫流放后，身患癌症，从流放地到塔什干的一家医院治疗。随着生理机能的日渐恢复，他对医院里的实习生卓娅和医生薇拉产生了“纷乱的、流俗的欲望”。卓娅是个金发姑娘，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在情欲的支配下，他很快便对卓娅一见钟情了，但他对医生薇拉却从浅薄的好感升华到纯真的爱情。

小说不是写三人之间的爱情，而是从科斯托格洛夫对爱情与情欲的恐惧感中，表现出一个不正常年代人的情欲被剥夺以及恢复后的惶恐。他时常为自己的强烈情欲而不安，认为自己过去非常纯洁从不对女人评头论足，认为那是“庸俗的”。步入中年之后，他却复活了强烈的情欲。“就像秋天的草木急于吸干土里的最后几滴水，以追悔夏季没有及时喝足一样”。“他急于看到女人，恨不得把她们吞下去——包括不便对她们明说的那种‘吞噬’，他比别人更敏感女人身上有些什么。因为他多年没有看见女人，更没有这样接近过”。他的病态情欲是正常情欲被压抑的曲折写照，而正常情欲得不到宣泄又衬出那个时代的荒谬和可笑，表达出他深刻的批评。

索尔仁尼琴于1970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和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1974年，他在被放逐的那天，登上飞机之前，自信地对身边的人说：“我



会回来的，我回来的时候，人们会以隆重的礼仪欢迎我。”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从美国的佛蒙特州乘飞机直抵俄罗斯东部的港口城市海参崴。他的到来使这座宁静的海滨城市一下子喧闹了起来，世界各地300多名记者云集此地，市民自发地参加迎接他的盛典。曾有人把他的归来比作高尔基1928年5月的归国。他知道后十分生气，并说：“你们休想把我比作高尔基。他是为斯大林制度效犬马之劳的，手握权杖，谁不听话就给谁一棒。而我回来是为寻找使俄罗斯爬出泥坑的途径的。”

虽然有人认为他的获奖有另外一层因素：他当时处境危难，甚至有性命之忧，颁奖给他不仅意味着对他创作的肯定，也是想通过颁奖拯救他的生命。但更主要的是他的作品艺术价值本身。西蒙诺夫认为，他写出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些痛苦而黑暗的篇章中的一切最重要的东西”，他终于寻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索尔仁尼琴作品欣赏

《地下文学》（节选）

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这不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送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如列夫·托尔斯尔这样生活条件非常优越的作家良心受到谴责，内心也十分痛苦。



说来说去，转入地下，不但心想世人了解你，或者相反，希望老天爷知道你，这是我们祖国作家的造化，是纯俄国的，俄罗斯和苏维埃的造化！现已查明，拉季谢夫在死前不久写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并且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深藏起来，藏得无比之深以致于今天还未能发现，无从了解。普希金曾经巧妙地用隐语写出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10章，这是尽人皆知的。很少有人了解恰达耶夫长时间地采用密写方法创作。他把自己的手稿分散成单页，藏在自己家大图书室的各种不同的书页里。

当然，对于卢布扬卡的搜查者来说，这并无效果，无论有多少书，检查人员总能从头到尾翻个遍，全都给你查出来（朋友们，不要往书里藏东西！）。然而沙皇的宪兵竟没有发觉。恰达耶夫死去了。他的图书馆保存到革命时没有人动过，分散在各书页里不为人知的手稿一直在其中。20年代时手稿被发现，对它们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终于在90年代由沙霍夫斯基整理完毕准备出版。然而就在这时沙霍夫斯基被捕入狱（从此再没有回来），恰达耶夫的手稿直至今日仍然秘密地存放在普希金之家。可以说恰达耶夫创造了俄国作家作品被扼杀的纪录——他逝世已经110年，而作品还未发表。写了就写了，到此为止！

后来变得自由多了：俄国作家不再把写好的作品放在桌子上，只要愿意全都可以出版（只是批评家和政论家还需要选用些伊索寓言式的表达方式）。作家们能够自由地写，自由地动摇整个的国家结构，以致使俄国文学得以培养出一代憎恨沙皇和宪兵的青年人，他们走上革命之路，进行了革命。然而，当文学跨进它自己造就的革命的门槛时，很快就遭到了厄运：文学走进的并不是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而是一个天棚斜竖了的小阁楼，四壁萧然，狭窄异常。苏联作家很快就明白过来不是什么作品都能通过检查。又经过大约10年，他们了解到稿费收入可能





变成铁窗和铁丝网。于是作家们又把自己写好的东西藏起来，还没有完全丧失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作品出版的希望。

被捕之前我对其中许多奥妙全然不了解。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就倾心于文学，并不明白我为什么需要文学和文学为什么需要我。只是因为很难为小说找到新鲜的题材而黯然神伤。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的。被捕之后，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锥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我没有迟疑、没有矛盾地领略到了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现代俄国作家的命运：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出版著作，我今生今世也不敢想象，决不存此奢望。

于是，我摆脱了无谓的幻想。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信念：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指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我的作品如肉眼见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我以一种永世的沉默屈从于命运的摆布。我永远不可能让双腿摆脱地球的引力。我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的写于劳改营，有的写于流放中，有的又是在恢复名誉之后创作的；开始写诗，后来写剧本，最后又写散文作品。我只有一个希望：怎样保住这些作品不被发现，与此同时也就会保全了我自己。

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劳改营里我不得不把诗背诵下来——有几万行之多。为此我想象着诗的格律音步，在押解途中把火柴杆折断弄碎练习着摆来摆去。劳改期届满时，我相信记忆的力量，开始写下散文中的对话并把它们背熟，后来竟能记住并写下整个一篇散文。记忆力还真不坏！进展顺利。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把每个月背诵下的东西重复一



遍。一周可以记住一个月的东西。这时，开始流放，而且在流放之初又发现我得了癌症。1953年的秋天，好像我是在和生命最后诀别，活不上几个月了。12月间，医生们（也是被流放的伙伴）证实我最多还能活3个礼拜。我的生命，连同我在劳改营中记诵的一切全都面临毁灭的危险。

流年似水，我已经被解除流放，获得了自由，迁居俄罗斯中部，结了婚，恢复了名誉，过上安然无事而又卑微屈从的生活，但是对于生活的地下文学的背面我已经非常习惯，就如同是习惯了表面的学校生活一样。任何一个问题：为哪一个编辑部赶写的作品？大约在什么时候写的？印刷多少册？要印多大开本？使用什么机器？印好的书以后放到哪里？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像一个从容呼吸的作家那样来解决的，他们只求印完书，欣赏一番，随即走开了；还是地下工作者的那种永远紧张不安的盘算：这些书怎样保存？保存在哪里？用什么工具转运？写好和印好的东西逐渐增加，体积越来越大，应当想办法找些新的储存地点呢！

物品的体积确实最要紧，不是指创作手稿有多大，而是有多少立米厘米。一系列的因素帮助我摆脱了困境：视力还没有损坏，生就的一手小字（能写得如同葱籽一般），很薄很薄的纸（如果能从莫斯科弄来的话），把草稿、计划、未定稿全都消灭（我总是只做一件事：付之一炬），写得密密麻麻，行距很小，不留页边，并且是正反两面都写满，重写之后原来的清稿也要焚毁；从在监狱里迈出文学活动的第一步起我只承认火最可靠。按照这样的程序我写完了长篇小说《第一圈》、剧本《坦克了解真情》，这里还不包括早期的一些作品。

所有这些防范措施当然都是因为事怕万一，然而上帝保护小心人。安全委员会的人无缘无故就来造访我家的情况绝不仅有可能而且不可思议，





虽然我是一个劳改营分子，可是劳改营分子又何止万千呢！而现在还是一句谚语在起作用：“如果不是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

我必须在生活中采取一切办法使自己安全些。我不久前迁居梁赞，在这里没有任何熟人和朋友，家里既不接待客人，自己也不出去做客，因为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我过去的岁月，不论是节日还是假日，没有一点儿闲暇时间，连一时一刻也不能允许有任何人关注的目光。妻子严格地信守这项制度，我对此评价很高，工作中身处同事中间从来不表现出自己有广泛的兴趣，而是总装作自己对文学一窍不通；此外，生活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各级领导和所有机关的妄自尊大、粗暴愚蠢和贪婪心理，有时候虽然有可能通过正中要害的挖苦和当仁不让的反诉澄清某些事情、达到某种目的，可是我从来不允许自己做出这样的事，丝毫不为闹事、斗争之类所动，只求做一个典型的苏维埃公民，即在任何恣意妄为面前总是俯首帖耳，对任何愚蠢行为永远心安理得。

俗话说：“心灰意冷的猪崽拱树根拱得最深。身处逆境才能够穷而后工。”这是非常不易的！似乎流放并未结束，劳改营的生活并没有结束，我的胸前还是挂着那样的号码，头不能抬，腰不能伸，每个戴肩章的人在我的面前都是首长。满腔怒火都只能在下一本书中发泄出来，实际上这样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诗歌的法则是：不可任自己的愤怒爆发，要从永恒的角度领会理解现实。

经典阅读

乡土文学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